

袁小修
日記

遊居柿錄



廣益書局刊行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出版

遊居柿錄

校閱者 胡協寅

出版者 廣益書局

發行者 廣益書局

發行所 廣益書局
上海河南路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 各省廣益書局

洋裝一冊定價二元

序

鄉先哲于香艸先生家，澹閒軒中，富儲圖史。予壯歲逐日，往游息其間者，計有五六
年。所覽經部小學爲多，見有珂雪齋集，以明人著述，未遑閱也。茲傭書海上，向所不欲
閱之書，亦多寓目。遊居柿錄者，明袁中道撰，卽珂雪齋外集也。中道字小修，乃伯修中
郎同母弟。錢牧齋爲之傳曰：「小修輕俠，游於酒人，以豪傑自命。嘗泛舟西陵，走馬塞
上，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，足跡幾半天下。萬曆丙辰，始舉進士，改徽州府教授，遷國
子博士。乞南得禮部儀制歷南部吏文選司郎中，旋乞休。」予按柿錄，當作棣錄，棣音
肺。說文：削木札樸也。古者書誤則削之，取此義。又削下木片也。棣錄者，亦猶瑣錄歟？書
中錢受之，卽指牧齋。顧翁請楊鐵崖教阿瑛，每年束脩至萬金，後世客於束脩，薄於禮
師者，對之寧不愧死？公孫瓚見有勝己者，皆殺之，男子七歲，便不許入城，傳達皆用婦
人自殺政策。孫氏可謂獨冠今古。楊用修疑楚之方城爲萬城之譌，寶存曾斥其謬而
語未暢。今讀是編，乃知方乃各自一城，不可濶也。古人以應酬詩文，目曰苦海。袁氏則
又以哀逝之作，題曰苦海。若述所王勃事，鶴折足，可以竹筒代之。太白山中蓮花帶雪，
佛印之姓，沂州之猪肉，范文正公岳陽樓記，忽作憂樂語之故，是備異聞，閱是編爲未

始無益者也。米顥前既云爲竹林寺伽藍，後又云爲鶴林寺伽藍，自相矛盾，必有一誤，至慧以明珠，人人能解，何容特記？鴨欄作鴨蘭，蘭本通，非傳寫之誤，此明人不通小學，是其陋也。予家藏有文公一帖，額曰古寶賢堂法書，此卷所云「春雲薄薄水洋洋」一絕在焉，尚有五言一絕，爲此卷所未載。公安竟陵，在當時已被詬病，何待後世作者性好酒色，而却喜參禪，又每稱許李卓吾，其學識洵可嗤也！是編爲遊居時之筆記，並非日記。錢蒙叟云：「小修遊覽諸記，放筆茱萸，去其強半，便可追配古人。」殆指此種耳。名山勝友，爲人生萬不可少者，而予侍親蟄居，足不出本省，屢擬撥冗從內地遍遊，然後及於外省，亦猶讀書自有次第，毋庸躐等爲此，願果何時始遂，方不愧對古人，無負名山，無失勝友？

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儲里大蹉跎生撰序

遊居柿錄

一

萬曆戊申十月初一日，住質簍谷。予以丁未下第，館于漁陽塞大司馬所，至是年三月始歸。先是中郎官儀曹，丁未冬南歸途中，聞銓部之報，是年春復入都。予留家中，質簍谷內竹日茂，花日盛，中添亭臺數處，頗懷棲隱之志。

二

靜居數月，忽思出游。蓋予質簍谷中，甚有幽致，亦可以閉門讀書，而其勢有不能久居者。家累逼迫，外緣應酬，熟客騷擾，了無一息之閑，以此欲遠遊。一者，名山勝水，可以滌滄俗腸；二者，吳越間多精舍，可以安坐讀書；三者，學問雖入信解，而悟力不深，見境生情，觸途成滯，處尙多，或遇名師勝友，借其雨露之潤，胎骨所帶習氣，易于融化；比之降伏禁制，其功百倍，此予之所以不敢懷安也。

三

偶晤龔靜亭八舅，話及遠游事，余曰：「遠游原不爲利名事所迫，不若從水爲便，然水道又不若自買一舟，載糧糧其上，不論遲速遠近，庶幾遇好山水，好友朋，可以久淹其間，極登涉盤桓之趣，不爲長年輩所促。又江湖間多風濤，惟屬己舟，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，便莫大焉。」舅云：「我有一舟，係我自作，極其堅固，又長年係我熟用者，今以付甥。」時舟正在郡城沙市也。

四

從邑中渡江，往郡城治裝。夜，風色甚惡，濃雲四布。至曉開霽，江水微波，風日清美。至黃灘少憩。按黃灘，王梅溪集內作黃壇，必有所據。

五 往江上看靜亭舅所與舟，甚堅完；坐舟中，用江水烹茶，甚佳。因散步市上，憶二十年前到此，游女如雲，今蕭條可嘆也。

六

權關沈水部冰壺見招，飲于淨業堂。中有「妙嚴堂」三字，旁書「春樹彌陀佛，秋花觀世音。」皆黃平倩筆。因與冰壺論近來書，黃平倩、董玄宰，真可追配古人。玄宰窮其法，平倩出己意窮其趣。平倩以告病歸迂道人楚曾葬先伯修，所以乞書者如林。平倩亦不爲厭，隨意揮灑。故郢中得平倩墨跡最多，爲予書歸去來詞、百泉試松蘿茶，及和余西陵別詩，尤爲神品。

七

訪客承天寺，即古羅含宅也。君章爲從事居此，後以爲寺，有黃魯直碑在焉。

八

涪宮故事載：「君章厭喧嗜寂，徙居城南三里。」而盛洪之荊州記謂「距城西百餘里，瞰川爲樓，因名羅公洲。」則此處實其廨舍，而城外江上，皆其移徙處也。「歸而蘭菊叢生」指其從郊垌還廨舍耳，非其家也。君章家未陽而仕于荆，史稱「致仕還荆」謬矣。宋紹定間，羅憲官此，始于此地建叢蘭精舍，而魏了翁爲之記。

九

黃魯直以史事謫黔戎，凡八年，起謫籍，出江陵，爲承天院作浮屠記。後當事摘其語，貶之宜陽，此文尙不敢編之豫章集中，况豐石乎？今碑亦屢刻者，非宋物也。

過江陵故宅，爲之淒然。此宅視李文饒「平泉」，差足相當。文饒戀戀「平泉」，不欲子孫以一草一木予人，而後死於海上，僅托令狐之夢以歸，則其視江陵又慘矣。文饒江陵才氣相當，快意恩讎，亦路相當，其遇禍亦相當也。

一一

開游江上，赴南湖齋十方菴，齋十方菴一名衆香林，黃平倩題額，初以十方行脚者，至此無所棲息。中郎與蘇中舍雲浦共倡議爲之，行之數年，佛殿僧寮，差有次第。有吳僧坐關，以三年爲度，訊之，不知參求，惟作六字耳。予等終日奔波不停，躁若獼猴，彼難行難行，自可欽敬，其餘不必問也。

一二

得中郎都中書云：「真知熱官之不可作，去之惟恐不急。」其懷抱可知也。得李本甯先生書云：「近讀漁陽集，不知雁字詩，便中幸寫寄我。」雁字詩，乃子丙午春間作，因僧無際作得二首。予與中郎于橘樂亭前相角，共得詩十首，後龍朱陵見之，歎以爲佳，亦和得十首。龍君超亦得十首，曾雷二太史各得二首，余詩刻之寶雷集中。

一三

朱吏部上愚別墅觀畫，見東坡墨竹一軸，上題曰：「西堂對叢篁，感而作此。」字甚遒媚，後有宜和印，題曰：「筆精神妙者此也。」下有柯九思題贊，又見黃山谷字一軸，并錢舜舉羅漢卷，後有董太史跋字。

一四

新安夏道甫處，出卓吾未刻書詩及尺牘，丰骨凜然，令人起敬。予所作李溫陵傳，道甫用行書書數紙，甚可觀。有旁觀者問卓吾：「性何重？」予曰：「此亦是習氣未除，譬如千年陳冰，即有杲日當空，未易消釋故也。然其見地甚真，入路甚正，一時之龍象也。」

一五

遊甫處又見龍湖書伯修海蠡篇一紙，爲千古已悟人發藥。因記于此云：「予讀袁石浦海蠡篇已奇矣，茲復會石浦於龍湖之上，所見又別，更當奇也。夫學道之人，不患不放手，患放手太早耳。聰銳者易放，魯鈍者難入，豈誠有聰銳魯鈍之人哉？無冥志耳，不怕死耳，好學而能入，既入而不放，則其放也，孰能禦之？因爲書其後，候再晤焉。」余讀此數過，參求之愈切。

一六

東裝已完，復回公安，發舟，舟中裹一年糧，載書畫數箱，晚抵石首，泊沙阜磯。

一七

移行李石首城中，玉田寺僧舍。雪霽，步至殿上，瞻禮金容，清慈不俗，曝日閒坐，見東峯猶帶殘雪，卽欲往，以泥濘暫止。後有大士僧云：「漁人從白泥湖網得者，其像甚佳，與荊州護國寺自來佛相似。」按玉田寺乃葛仙翁鍊丹遺跡，天下凡十有三，此其一也。

一八

晤曾太史長石，登宅後山，有石楠一株甚茂。太史石楠館所由名也。「繡林東峯半在城，人家倚山麓爲居。」故宅後皆有山，可眺望。

一九

王中翰新居，亦枕山，門前有方塘，貯水可十畝，松桂數十株，森秀蒼鬱。壽藤一大壁，作殷紅，雜以碧綠，旁有磐石一具，可弈。中翰云：「此處有洞，可容數十人，今封閉未開，其徑路亦迷，恐有他藏，亦未敢開也。」由此登山，可數百步，岩石磊磊，至左極高阜，望見江及遠山，可亭。中翰乞名，予曰：「可名爲遠帆亭。」乞聯，書曰：「雲中辨江樹，天

際識歸舟。」

二〇

中翰出米元章趙子昂真蹟一卷。米書凡八紙，俱說造紙法，及生平所用紙，語甚有致，字尤遒勁，真顛筆也。子昂自書七言律十餘首，亦子昂之得意者。予因作數語其後。

二一

張茂才翁伯草堂，見周昉樂春釣魚圖上，有宣和印，色鮮如腥血。後有「宣和製」數字，似是徽宗筆。然考跋語，非也。乃周昉耳。曾經宣和裝潢故也。其事乃唐玄宗同諸王至樂春理釣，冠服皆同，一人持釣竿，一人盤坐隔溪，一八坐樹上，一童子穿釣絲，止四人，神情生動，信非昉不能作也。劉松年畫盧仝煎茶圖，寫「松年」二字樹根上，後有李復及楊鐵笛維楨跋，宣廟畫蟾吸樹上蠅，御書賜楊溥，唐伯虎畫東坡小像，後有劉忠宣黎文僖李涇嗣左國礪文徵仲親筆。玉堂清畫卷，乃文簡公出使別詩，有何大復薛考功孫我山楊升菴王廷棟諸公親筆。謝時臣畫陽峯圖，陽峯即相公所居後山名，樊川許宗魯詩一卷，郭清狂老人二童對弈圖，陸深梨花二絕便面，并練雀啄石榴欲破便面，盛子昭竹三軸，夏仲昭竹，李西涯四體南堂詩，陽峯公旅寓自賦七言律一首，後有張龍湖磨鳴吾童內方孫世其親筆。

二二

長石諸公，相約遊東山。王中翰攜歌兒一部以往。登山見大江浩浩焉，約其下，江光浩淼，了不知其極也。前對黃山，有若展旂。日暮移尊至水邊亂石上，人各踞一奇石而飲，絲竹交作，水石戰聲瑟瑟，漁舫上下若飛，偕游者爲張翁伯王伯雨。

二三

王中翰出趙千里百鳥圖，幅不盈數尺，而百鳥呈態，亦臨筆之最佳者，非千里也。後有金幼孜曾榮跋。馬仲穆馬柯九思跋。文衡山長江萬里圖，精工甚，錢舜舉明皇講易圖，三楊相公跋。解大紳草書早朝詩，不落款，實是大紳得意筆，無怒張態，可寶也。

二四

將東遊吳越，從石首發舟，已近巴陵。會寒甚，返棹抵繡林，以字文聞長石。長石卽入舟中，云：「歸來甚是，我正欲言之前途荒甚，恐有他失。」王伯雨聞之，亦來舟夜話。

二五

舟中晨起，坐東山磯頭亂石上，石雖不甚秀，頗有如大屏障忽中湧者。石罅繫漁舟數個，宛似圖畫。王茂才天根與伯雨翁伯三人來云，今日可遊南山，遂相與步往。至山下般若菴，則長石及王孝廉龍嶼、王茂才雲翼皆在菴中矣。諸公俱留，獨予與天根、伯雨翁伯同登絕頂。此山名龍蓋，近帶江流，遠視華容東山千峯，如在几席。有李衛公祠，卽衛公征蕭詠屯軍處。山左有徑路，可達于石頭菴。石頭菴者，卽禪友冷雲所居處也。冷雲與予兄弟相聚最久，禪已有入處，不幸年未及五十而亡。今惟一塔蕭然，殊念之。菴後見南山亂石一壁，石浪澎湃，亦一佳處。從平路之般若菴飯，遂歸，別有記。

二六

王孝廉因是處，閱解大紳親書楊文定公尊人傳。楊翁蓋公安人，移至石首者也。并西涯相公四體書，後有行書舊作七言律十餘首，甚佳。

二七

移居王龍嶼江亭，亭臨江開窗，烟波萬狀，應不減子瞻雪堂。

二八

已發艇回公安，而長石忽至云：「今日且爲我留一日，一友人王養盛家小園可眺也。」遂同至其園。長石取楊升菴親筆茶約來閱，語亦佳。

二九

發舟歸公安，宿于郝穴。舟中無事，讀書，改詩，焚香烹茶，書扇，便過一日。

三〇

與韻舅散木，及靜亭方平弟，發舟，移至江北。沙上席地坐，畫字爲樂。稍晤古人「印泥畫沙」之妙。風少動，移近岸，聽其蕩漾，煮魚溫酒，倚醉豪歌，見霞明作殷紅色，點綴沙渚。

三一

龔太學齋中，見沈石田所寫天鵝，及班彥恭行書二幅。彥恭，元人，別號恕齋，與貫齋楊廉夫齊名，號爲詞曲當家。書法清健出塵，不在趙王孫下。

三二

夜雪小大，時欲登舟至沙市，竟爲雨雪阻。然萬竹中雪子敲窸，錚錚有聲，暗窗紅火，任意看數卷書，亦復有少趣。自歎每有欲往，輒復不遂，然流行坎止，任之而已。魯直所謂「無處不可寄一夢」也。

三三

夜夢入一廟，自付身上不潔，乃默持喻藍字真言，想一梵字于頂，俄見神爲關公，下座來相揖云：「公首上畫幡寶蓋，光耀非常，此何祥也。」予曰：「偶持淨法界真言耳。」

三四

大人壽日，宴于息心堂，散木鼻酒間喜謔，作貓聲逼真，令人笑絕。

三五

天霽晨起登舟，入沙市。午間，黑雲滿江，斜風細雨大作，予推篷四顧，天然一幅爐江幃子。

三六

早至沙市，江心皆沙渚，行舟泊舟甚難，然水淺可泛，此中人不知也。泊於觀音寺前。

三七

吳范東生來訪，夜與閩友姚百雉同乘小舟江遊，夜半置酒，乘小舫自酌，嘯歌東下，風濤際天，四顧昏黑慘澹。

三八

弟方平來市韓居，公安城日就圯，止斗湖堤，差可居，而荒野寂寥，中郎有書來，以縣中所市園居市去，以易此宅，韓爲姻友，其居有樓可望江，官貧不能全處價值，幸可續與，故忍痛成之也。若予者，則止用小樓船往來江上，隨風上下，追陶峴張志和諸公後耳，不復問置宅事矣。

三九

發舟歸公安，兩岸人家，皆在雪中。風順，飛帆甚駛，時園中臘梅盛開，古梅正吐萼。

四〇

得龍君超君御弟兄書，皆期予至花源，便過五弟天華館春草堂。時老衲月江來，同至其菴烹茶，此菴名法華，上有黃平倩所題「精進林」三字，筆勢飛舞，月江善栽柏，菴前後皆古柏，經年不出戶，亦修行僧也，其地與五弟園鄰。

將取道禮陽，爲花源之遊，從寶鑑谷乘輿過竹林觀，卽寇萊公祠也。地亦枯竹生筍處，宋南渡後，孟忠襄經略荆，士蜀士來依者，多居此祠。淳祐中眉山史度，名繩祖，來此講學二次。繩祖卽箸學齋咕嚕者也。極博賅，萬歷王寅，黃春坊平情道出此地，有詩。

四二

過屏陵街，有城遺址，係孫夫人築。抵三穴橋，登舟，水由大江至虎渡入河，注于邑之右臂，可通洞庭，長沙，桂林之水，于山村去此可六十里。時水落，而湖水出其上者，忽穿一穴下注，宛似瀑布矣，宿于潘氏河。

四三

天清霽，微風初日，宛有春色。過車台湖，維舟于孟家溪，卽長安里也。登岸，緩步過珊瑚林，穿荷葉山，山中喬木參天，松濤瑟瑟，息于先居閣板扉上題字，晚飯于云澤叔園，喬松虬曲，老桂婆娑，弟宗柏云：「前日有一冠蓋至此，云松樹宜丘墓間，書室間安用此物。」余笑而不答。

四四

戊申除夕日，由孟溪發舟，至四水口；此地多松，分天隔日，莫可紀極。湖水晶瑩，何處無棲隱之地，人不識耳。（以上戊申冬事）

四五

萬歷三十七年，歲己酉，正月初一日，舟次邑，長安村，四水口。是日立春，天清明，無纖翳，微風不波。予晨起卽焚香靜坐，北風漸勁，飽帆而行，方知「逶迤尋壑」造語之妙。

四六

偶有鷓鴣舟數十亂於河，背上各染五色毛數莖爲識，真老杜所謂「家家養鳥鬼」也。宿于白洋湖，登岸見湖

水極澹，澄州之山色在望矣。

四七

舟中望澄州嘉山，山雖不竦秀，而多深松；自此兩岸多垂楊，漁家櫛比。近津市愈清澈，下了見石子。石上多綠苔如髻鬢，隨流蕩漾，又如長麈尾披拂，故水映而成綠，乃知有山處水多綠，以下多石，皆故也。若沙泥爲底，水多渾無綠色矣。對岸關山，其上爲彰觀山，道書四十四福地。宋明道中黃道冲范靈二仙飛昇處也。上有寧極觀，今敝。關山阿有大同寺，依山臨流，喬松曲抱，殿後漸高，踈蹶而上，見大松一株，圍之正得十尺，十餘年來見松無大于此者。俄寺僧出肅客，請予入方丈，葑屋泥牆，宛若農家。置酒頗清冽，爲飲數杯。余舟中酒亦至，遂至松下坐石上共飲。強僧來，僧已醉，惟張口欠伸而已。晚登絕頂，大約山不甚秀，獨松樹幾百萬，如城如陣，亦是諸山所無。小僮爆竹，山應谷答。日已暮，下河岸遇一老叟，譚農桑事，出佳茗。

四八

從山下易小舟，山前有洲如月，水流其中成曲，湖上楊柳森秀。山間偃蓋之松，枕藉岩阿，從此水益清，下見礫石，灘上流聲瑟瑟，午至澄州。

四九

遊龍潭寺，寺卽龍潭信道場，德山得法處也。前有梵經臺，卽周金剛梵青龍疏抄處也。憩遇仙樓，洞賓醉岳陽後飛過洞庭，正是此地。樓跨城臨水，前有仙眠洲，洲上有小亭，卽李羣玉詩人水竹居也。羣玉字文山，專以吟詩自娛，好吹笙，工急就章，親友強之赴舉，一上而止。後表休觀察湖南，厚禮延致，遂薦于朝，授祕書郎。唐詩品彙又云：「宰相崔鉉薦。」意表崔二個交薦故也。後改「天祿」之任，歸潯陽，經二妃廟，題云：「黃陵廟前春已空，子規啼血滴松風，不知精爽落何處，疑是行雲秋色中。」羣玉疑春空，遂至秋色欲易之，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，後二年果死。

于洪井段成式哭之曰：「曾語黃陵事，今爲白日催。老無兒女累，誰哭到泉臺？」羣玉蓋無兒也。松石軒詩：「評羣玉之作，如『孟賁扛鼎，裴旻舞劍，觀者屏營，雖有矜色，亦自可偉。』」考羣玉進詩表尤爾雅，其略云：「臣居住沅湘，宗師屈宋，楓江蘭浦，蕩思搖情，蕪類之餘，過于諷野，蠹桐不爆，俄成曲突之煙，埋劍無光，永作出泉之鐵。」亦佳句也。進詩訖，延英口宣勅旨云：「卿所進歌詩，異常高雅，朕已覽過，今有少錦彩器物賜卿，宜領取，夏熱，今比平安好。」夫以草莽之臣，一旦以制作仰塵睿覽，遂蒙溫語叮嚀，具見先朝人主之憐才，羣玉亦不可爲不遇也。過其故居，感其遺事，不能無企羨焉。夫澧之山空而水碧，去予里僅一日程耳。予四十始來此，可發一笑。

五〇

游彭山彭山者，唐高子彭王元則爲刺史，有善政。民祠于此，山因名，史載其奢，不知何以有永思也。

五一

從蘭江驛擢小舟郊游，憩于聽江樓，樓後多木筆，皆合抱，遠望有美松如錦屏，步往視之，乃王孫園也。

五二

正月初九日，爲武陵之遊，便過龔太學涪浦宅，邀小飲。席間出一婦，貌可三十許，初不相識。久視，意態依稀如曾睹者，訊之，乃十三年前曾會于沙頭，李姓賽名者也。備言別後爲一浪子掠賣，轉徙九溪永定間，垢辱苦楚，所不忍言，今髮亦髡去矣。言與淚俱，予憐而解遊裝贈之，遂別去。渡河十里許，漸入萬山中，青松拂面，明月在地，夜宿清化驛。

五三

與中見山色波頭起伏，遠黛可餐，如撥筍解簾。經樂山，山尤竦秀。餘如樂山者甚多，都不暇訊其名。大略至此，偃蓋之松，總同稻麻矣。至大龍驛，與夫以不及抵城爲辭。予曰：「村店中頗淨，得此半日間，亦非細事。」乃取水洗面，灑

足用熟火煮茶，與同行老友、吉人任意閒遊。過驛得橋，流水汨汨，遠望山松如城。訊樵人，則曰：此榮邸園也。喬松夾道十餘里，流水繞其前，長橋跨之，溪澗迴環，雁齒相次。中峯壁立，兩山環抱，袖舉帷合，層不可數。彌入彌深，爲松梵鳥聲所誘，澹然忘歸。頃十餘里，四壁徑絕，倚山傍林，時有田疇，牧唱樵聲互答應。爲嘉遜者之所留連也。日已西，尋舊路歸，松陰滿路，風至微濤，水聲不絕。與吉人拊掌曰：此輿人之力也。按大龍山古道場，今廢爲邸園，末法宜爾。

五四

過梁山，舊名陽山，武陵舊經云：「陽氏之女，雲夢之神，祀于茲山。後以梁松廟食其上，因名梁山矣。俗以陽山之神爲帝女，故以帝婿配之耳。松有何功德于此，而廟祀之也哉？」按水經注：「武陵郡嵩梁山，高峯孤竦，素壁千尋，望之若亭，有似香爐，其山洞開，玄朗如門，孫休以爲嘉祥，分武陵置天門郡。」是梁山名嵩梁，又不以梁松名也。

五五

龍孝廉君超齋頭，見紅梅一樹正開，屏上乃石刻鮮于伯機草書千文，字體奔奔神全，妙有二王法，乃知古人未可輕也。伯機，漁陽人，元大德延祐間，與吳興趙孟頫、巴西鄧文原齊名。伯機見葉秋臺書，反覆諦視，至欲下拜。古人虛心如此，所以不可及。祝允明評伯機書，如「三河俠少，長袖善舞，豪鷲自擅，時落胡俗」，似亦未確。

五六

龍大參君御置酒勝果園，園臨流水，有三層樓可眺，壁間畫有吳道子大士，閣左相草衣文殊，易元吉子杏花及牡丹花下畫一貓，仰雙眸正向日，上有董太史題語，以爲非元吉乃李椿也。

五七

移寓清平門外大士閣，開臨江，開窗即見白水。

五八

君御處讀補陀靈應傳有感焉。今志其略。龍渠陽公諱德平，二龍君父也。承四明，往補陀，勘問破律僧，事已竣。謂衆僧曰：「爾曹祝髮爲沙門，居名山，乃破戒噉酒肉，已往姑勿論，自後敢有犯者，佛律與國法咸無赦。」查僧房約三十二，命取蓮華經三十六部來，燬之火，而令衆僧跨其上，誓無再犯。時參將吳姓者，從旁止君，乃命取一部火之。衆僧悉跨焉。處分畢，君乃輿至後殿，拜禮如來，甫拜下，卽覺兩膝病軟，不可舉移。兩人掖之以拜，遍體陡發大熱如燬，卽扶入禪房，疾遂委頓。胃間結一片大子，孟堅于石，楚不可忍，漸至昏憤。見沙門雲擁霧集，若有所按治者，有人若伽藍者，奏曰：「此雖得罪大法，願其人實奉道愛民好官。」內傳佛旨曰：「奉道毀道，尤當重處，姑以愛民，故罰作三石牛畜官。」「三石牛畜官」者，不省其云何。君念此必冥官之號，如是某死矣。力求懺悔，「某不知燬經之罪，乃爾自今而後，願奉齋持戒，免官入道以自贖。」久之不解。卽有人送「三石牛畜官」劄子到，君固辭不受。有大智禪師者，亦力爲之祈哀，誦經懺懺，願以身代。又久之，始得兆許懺悔焉。大智從定中見一鐵圍城，城中死人纍纍，並裸臥。君亦在臥中，獨不裸。大智至心營解，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，若有人推出之而甦。君見沙門萬人問悉從何來，咸曰：「我輩給孤園善智識也。」並讓君燬經。君曰：「燬經知罪矣，願以百償。」而捐俸齋萬僧，稍稍散去。其夕，家童子昏黑中見兩玉女，雙髻手執幢蓋，繞君床而過，杳然有聲。幢腳拂地，面僅驚起大呼，君病良已。是不粒不瞬十日矣。予見其事因果歷然，身毛爲豎，因存之以助人道心云。

五九

同新安小友郝公琰過江，沙上閒行，尋古寺觀，皆荒落。道旁時見古樹叢竹。小憩後，君御遣人來約，過九芝堂看畫圖。門內太湖石一峯可丈餘，玲瓏疎秀，訊之乃金陵徐氏東園鳳凰山上主峯也。徐氏乞君御文，以此潤筆。堂上畫一軸，乃僧傳古畫龍，上有班恕齋題長歌，畫法甚古，歌亦妍妙，與予所藏大字二幅同一體勢，印章亦同。班諱惟志，字彥恭，詩文書法皆臻其妙，而予等不熟其名，皆由讀書不多，且爲近日文士勸人莫讀宋元書所誣耳。今觀其